

地缘政治冲突下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

——基于“双钻石模型”的俄罗斯案例研究*

宋 爽 吕 静

【内容提要】 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背景下，许多国家对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也更加强调国家的经济韧性。本文在战略层面提出国家塑造经济韧性的“双钻石模型”，涵盖静态和动态两个相关维度：前者指国家经济系统在正常情况下本身具有缓解冲击的能力，这种固有能力的塑造需要政府依托国家自身的经济条件，在中长期通过改进国家在生产要素、市场需求、支持性产业和企业竞争等方面的条件来实现；后者则指政府在地缘政治冲击下通过迅速出台货币金融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在短时间内恢复经济稳定并实现适应性发展的能力。通过中长期战略打造的国家经济韧性，能够为地缘政治冲突冲击下政府的快速政策反应提供支持。俄罗斯自 2014 年开始基于国家基础条件，通过中长期战略塑造国家经济韧性。在本轮俄乌冲突引发的制裁冲击下，政府积极果断地通过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努力塑造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支持了自俄乌冲突以来所呈现的良好经济表现，也验证了双钻石模型所阐释的理论机制。然而，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韧性塑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经济韧性悖论问题，从长期发展来看，俄罗斯亦需解决这一问题。

【关键词】 经济韧性 经济安全 “双钻石模型” 俄罗斯经济政策 韧性悖论

【作者简介】 宋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吕静，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DOI:10.20018/j.cnki.reecas.2025.04.002

* 本文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国际政治经济学”计划（DF2023YS42）资助。感谢陈晓为本文作出的贡献，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本文文责自负。

引言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在大规模制裁冲击下并未出现西方国家所预料的经济崩溃，其经济韧性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韧性”的概念源自于物理学，其后被广泛应用于生态学领域，指系统吸收变化并且保持持续存在的能力^①，直到 21 世纪初才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从而成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特别是在世界经历了 2008 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后，经济韧性成为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和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在经济增长、就业、进出口贸易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稳健态势，使地缘政治冲击下如何塑造经济韧性成为受关注的问题。由此，经济韧性已超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需要拓展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韧性本来是国家能力在经济维度上的一种体现，而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演变为安全维度上的重要方面。苏珊·斯特兰奇曾指出，国际环境会影响一个国家对安全的看法。20 世纪 80 年代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同步增强使许多国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经济，而降低了对外交和防务政策的重视^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了旨在塑造开放条件下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框架——钻石模型^③。然而，自 2017 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更是屡见不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全球经济关系正在以冷战结束以来从未见过的方式发生变化，近年发生的事件使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建设经济韧性^④。可见，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各国政府对经济

① C. S. Holling,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Vol. 4, 1973, pp. 1–23.

② [英] 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60 页。

③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90, pp. 73–91.

④ Gita Gopinath, “Geopolitics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Trade and the Dollar”.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4/05/07/sp-geopolitics-impact-global-trade-and-dollar-gita-gopinath>,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3 日。

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对国家经济能力塑造的关注点也开始从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转向安全和加强国家经济韧性，对安全的重视也意味着政府将在塑造国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有关政治关系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而在战略层面探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如何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研究更是鲜有见到，因此本文希望作出有益尝试。在现实意义层面，本研究也将为政府在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合理配置和使用资源提供有益参考。

一 文献回顾：从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延伸的经济韧性

有关经济韧性的研究已历经近二十年发展，前期主要关注对外部冲击所造成经济风险的抵御和恢复，因此在经济学范畴展开研究；近年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有关经济安全化的研究也开始提及经济韧性，但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域下还缺乏针对国家经济韧性的理论性、系统性研究。

（一）经济学视域下的经济韧性研究

自“韧性”一词在 2004 年被引入经济学领域后，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经济韧性的概念、内涵和决定因素等。

1. 经济韧性的概念和内涵

经济韧性的概念被提出后经历了一系列发展。美国学者亚当·罗斯最早将“经济韧性”定义为：面对灾难所具有的使个人和社区得以避免一定潜在损失的固有的或适应性的应对能力^①。此后，世界银行发布的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将其定义为一个经济体或社会在一定规模的灾难中将福利损失降至最低的能力^②。经济韧性研究从 2015 年开始快速发展，2020 年之后进一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各国学者及国际组织总体上对经济韧性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定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给出的定义：经济韧性是指包括家庭、

① Adam Rose, “Defining and Measur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o Disaster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3, No. 4, 2004, pp. 307–314.

② Hallegatte Stephane, “Economic Resilienc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350411468149663792>,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4 日。

企业和政府在内的系统预防、准备、应对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①。

很多学者对经济韧性的内涵作出过阐释。罗斯认为，经济韧性包含“静态经济韧性”和“动态经济韧性”两个层面。其中“静态经济韧性”是指系统吸收或缓冲损害或损失的容量和能力；“动态经济韧性”主要指系统从严重冲击中恢复的能力。他还指出，经济韧性可划分为固有能力和适应能力，前者指正常情况下经济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后者则指在危机情况下凭借独创力或额外努力来维持系统功能的能力^②。类似地，也有学者提出经济韧性包含三种能力，即系统的吸收、恢复和适应的能力。其中吸收能力强调系统在冲击面前的稳定性，以及在进入新状态之前可以承受的冲击大小；恢复能力指系统恢复到冲击前的状态或路径，强调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适应能力表明努力去调整和改变系统，在受到冲击时维持核心功能以及更好地应对未来类似性质的威胁的能力^③。美国经济发展管理局（EDA）在报告中指出，对经济韧性的定义不应仅限于从混乱中快速恢复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经济韧性旨在让各地区做好准备，以预测可能遇到的任何类型的冲击，避免混乱或缓解压力^④。综合现有研究可以认为，经济韧性这一概念不仅应包括在不受冲击的环境下由经济系统固有条件所支持的抵御和吸收能力等相对静态层面的内涵，也应包括在危机冲击下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适应能力等动态层面的含义。

2. 经济韧性的决定因素

许多研究探讨了经济韧性的决定因素，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

① “World Trade Report 2021: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rade”.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wtr21_e.htm,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4 日。

② Adam Rose, “Defining and Measuring Economic Resilience to Disasters”, p. 308; Adam Rose, “Economic Resilience to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Multidisciplinary Origins and Contextual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Hazards*, Vol. 7, No. 4, 2007, pp. 383 – 398.

③ Ron Martin and Peter Sunley,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5, No. 1, 2015, pp. 1 – 42; Jakob Hafele et al., “A Framework for Economic Resilience: Guiding Economic Policy through a Social – ecological Transition”, ZOE Institute for Future – fit Economies; Cologne, 2022.

④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CEDS) Content Guidelines: Recommendations for Creating an Impactful CEDS”. <https://www.eda.gov/resources/comprehensive-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q=/grant-resources/tools/comprehensive-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y>,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4 日。

观层面的研究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目前文献还比较有限。段文奇等人使用 1995 ~ 2015 年间全球 62 个国家 33 个行业的数据，发现商业互动（行业拓扑结构）通过加强产业网络和促进增长，最终增强了经济韧性；而外商直接投资和稳定的汇率则加强了工业部门，从而增强了经济韧性^①。王效云对东欧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不过多依赖旅游业是经济韧性的前因条件，较高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较高的技术水平以及不过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都是塑造经济韧性的关键因素，此外较高的财政缓冲也有助于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②。还有学者构建了经济韧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中也可窥见经济韧性的决定因素。例如，雅各布·哈菲勒等人针对欧盟成员国设计的经济韧性指数（ERI）包含经济独立、政府治理、生产能力等六个维度下能源独立性、出口市场多样性、劳动力技能、公共财政、科技创新、国家福利等在内的 27 个具体指标，部分指标可被视为国家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③。

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国不同地区经济韧性的研究，该层面的研究数量最为丰富，涉及的关键因素有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创新和社会资本等。其中一些研究还注意到政策和制度的作用。何冲和王志凯的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和政府治理效率均会对城市经济韧性产生正向影响，且后者在新冠疫情中对经济韧性的作用更为突出^④；政策干预通过促进经济多样化、支持创新和创业、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增强社会资本等方式，帮助区域增强应对冲击的能力^⑤。

微观层面的研究则主要关注企业韧性，文献数量较少。经合组织（OECD）曾发布报告探讨疫情冲击下经济韧性在不同行业和企业中的不同体现，并指出数

① Wenqi Duan *et al.*,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ditions Economic Resilience”,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 183, 2022,

② 王效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韧性：表现、原因和启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 年第 5 期。

③ Jakob Hafele *et al.*,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Index: Assessing the Ability of EU Economies to Thrive in Times of Change”, ZOE Institute for Future – fit Economies: Cologne, 2023.

④ 何冲、王志凯：《制度环境与经济韧性——基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维度》，载《金融与经济》2023 年 12 期。

⑤ Ron Martin and Peter Sunley, “On the No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Conceptualization and Explanation”, p. 34.

字化技能提升以及加强全球合作对增强企业韧性的重要性^①。

（二）经济安全化研究中的经济韧性

在地缘政治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有关经济安全化的研究在最近十几年逐渐兴起，“经济韧性”也开始出现在这些研究中，成为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随着地缘政治冲突逐渐走向常态化，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强调经济的安全利益，于是政府的经济安全化行为受到学术界关注，其中也不乏对经济韧性的讨论。经济安全化指国家通过安全叙事（话语）将原本非安全领域的经济议题转变为安全议题，用政治安全思维指导或干预国家经济活动^②。美国是经济安全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特别是中国崛起引发美国的安全焦虑，其许多经贸政策出现安全化转向^③。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从经济、政治和安全三个层面在亚太问题上扩展“中国威胁”事态，以建构冲突场景叙事^④。在美国近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文件中，经济韧性被越来越多地提及。《2021 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ICA2021）专门设置了以维护供应链安全为目标的“供应链韧性计划”条款^⑤；2022 年 11 月拜登政府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如果美国要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就必须在国内投资于创新和工业实体以增强韧性^⑥。随着美国

① “Strengthening Economic Resilience Following the COVID - 19 Crisis: A Firm and Industry Perspective”.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strengthening-economic-resilience-following-the-covid-19-crisis_2a7081d8-en.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5 日。

② 管传靖：《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1 期；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6 期。

③ 李田：《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贸易政策的安全化：机制与冲击》，载《边界与海洋研究》2023 年第 6 期。

④ 岳圣淞：《政治修辞、安全化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7 期。

⑤ “Statement of President Joe Biden on Senate Passage of the U. 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08/statement-of-president-joe-biden-on-senate-passage-of-the-u-s-innovation-and-competition-act>,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5 日。

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5 日。

安全化战略的影响扩大以及国际上地缘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采取经济安全化措施。例如,地缘政治风险的上升促使日本政府调整经济政策,其近年发布的《通商白皮书》都提到经济安全保障、构建韧性供应链等内容,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进一步强调在半导体、蓄电池等关键产品领域降低对特定国家的依赖^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语境里,经济安全化是政治安全逻辑超越经济逻辑、国家逻辑超越市场逻辑的一种策略,意味着政府对经济活动可以进行更大程度的干预^②。现有研究认为,政府的经济安全化策略可分为对外和对内两个角度,前者旨在通过该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或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维护其现有国际权力,如美国通过利用其网络性权力护持霸权^③;后者则强调通过改进国家经济条件来缓解外部冲击对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④。可见,对外角度的经济安全化策略主要适用于大国,而对内角度的经济安全化策略则适用于更广泛的国家,国家经济韧性塑造侧重于对内角度的经济安全化。

由于经济安全化的研究还处于兴起阶段,此类文献涉及经济韧性的研究更为有限,这种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现有经济安全化文献侧重于对外角度,对内角度的研究较少。美国作为经济安全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很多研究都注意其对外经济政策的安全化表现,如以“去风险化”逻辑扰乱国际经济合作,以“经济安全”为由构建经济战略集团,以“国家安全”之名破坏多边体系等^⑤。少数研究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化的对外和对内两个角度,但是更多的关注点还是在于对外角度^⑥。

其二,在经济安全化范畴内对经济韧性的研究目前主要针对贸易、供应链、能源等具体领域,还缺少对国家经济韧性的总体研究。例如,管传靖指出,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其贸易政策目标就已不限于经济领域而外溢到安全领

① 苏杭:《日本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及影响》,载《现代日本经济》2023 年第 3 期。

② 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

③ 同上。

④ 管传靖:《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⑤ 参见任琳、孙振民:《经济安全化与霸权的网络性权力》;杨正一:《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载《当代亚太》2023 年第 5 期。

⑥ 参见孙天昊:《拜登政府对华经济安全战略论析》,载《当代美国评论》2023 年第 3 期;管传靖:《安全化操作与美国全球供应链政策的战略性调适》。

域,近年围绕全球供应链采取系列动作,主要目的是通过刺激关键产业供应链本土化的方式缓解国家在经济安全和社会秩序方面受到的冲击。苏杭认为,受国际格局调整、地缘政治风险叠加等因素影响,日本贸易政策中经济安全保障的基调日渐突出,特别在贸易政策设计中增加了构建韧性供应链的内容,强调在危机情况下通过官民协调实现供应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①。韦进深指出,2006年、2009年两次俄乌天然气之争促使欧盟寻求降低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这使俄罗斯面临能源需求安全的问题,于是俄罗斯在稳定西方传统能源市场的同时,将能源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以保障买方市场长期稳定并维持国内能源工业的稳定发展^②。综上可见,虽然经济安全化领域的研究已经涉及经济韧性,但还未出现理论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

(三) 现有文献评述

有关经济韧性的研究近年经历了快速发展,但在当前复杂地缘政治形势下,现有研究对解释国家经济韧性的形成还存在不足。从学科视域来看,现有对国家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还是在经济学范畴内展开,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探讨还很有限。关于经济韧性的研究大多以经济危机或新冠疫情为背景,探讨这些无意冲击给国家经济系统带来的风险,经济韧性主要体现为抗经济风险的能力。然而,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家经济面临的冲击来自其他国家的有意作为,在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下经济韧性更多体现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虽然部分关于经济安全化的文献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的韧性问题,但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还缺乏对国家经济韧性的系统性、理论性阐释。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探讨国家经济韧性决定因素的研究以实证检验和指标体系构建为主,缺少战略层面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指标体系构建,所涉及韧性的决定因素相对独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够清晰,难以为国家打造经济韧性提供战略层面的指导。在内涵机理方面,现有关于国家经济韧性的研究主要关注长期性、固有性因素,很少将冲击下的政府应急措施纳入研究。经济韧性的内涵应包括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前者在正常时期由国家的固有条件所支持,后者则在冲击时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努力,但是传统经济韧性研究对后者的关注明显不足。在政府作用方面,地

^① 苏杭:《日本贸易政策的“泛安全化”及影响》。

^② 韦进深:《俄罗斯能源安全议程设置——安全化的视角》,载《国际展望》2013年第3期。

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经济韧性的塑造已成为国家经济安全化的重要内容，因此需要对政府在塑造经济韧性过程中的作用加强研究。传统的经济韧性研究将政府作用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现有经济安全化研究则更多从对外角度探讨政府在国际上的经济安全化措施，而较少从对内角度全面分析政府对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作用。为弥补以上缺憾，本文将尝试建立一个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战略分析框架，涵盖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并系统分析政府的作用。

二 理论框架：地缘政治冲突下 国家经济韧性塑造的“双钻石模型”

在已有从战略层面探讨国家经济能力塑造的理论模型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国家对经济安全的重视，我们构建了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双钻石模型”。

（一）静态维度：在正常时期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固有状态

1. 经典的“钻石模型”

从战略层面探讨国家塑造经济能力的理论中最著名、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由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于 1990 年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阐释了形成国家经济能力的最基础、最根本的四方面条件，即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和同业竞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由于这四方面条件及其联系组成了一个像钻石一样的图形，因此该理论框架又被称为“钻石模型”^①。生产要素指一个国家在生产方面的条件，如人工、自然资源、资本与基础设施等，既包括自然而成的，也包括国家主动创造出来的。需求条件反映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国内市场的性质、大小与成长速度，以及国际市场转换的能力。相关及支持性产业同样重要，一个国家因为相关产业彼此牵动而刺激竞争力是很平常的，比如，本土供应商通常是一国产业创新和升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企业战略和同业竞争反映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基础、组织和管理形态，以及竞争对手的条件等。

在该理论中，政府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主要通过影响上述四项关键条件

^①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p. 78.

发挥作用。政府的补贴、教育和资金政策可能影响生产要素；通过制定产品标准、采购商品、调整国际市场，政府能够作用于需求条件；政府还可以通过吸引外资、进口替代等政策影响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政府还会通过出台反垄断法、企业支持政策等对企业战略和竞争形态产生影响。在当时的经济自由化环境下，该理论认为政府的政策重点应促进公平竞争、消除市场失灵并创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竞争的环境。

2. 国家经济韧性静态维度的“钻石模型”

“钻石模型”阐释了国家固有条件对其经济能力的支撑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为一国如何在战略层面塑造经济优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 2017 年以来全球化进程受阻、保护主义之风兴起、地缘政治冲突愈发频繁，许多国家不得不从原先追求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优势转向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对国家经济安全与韧性的重视，因此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发展以形成国家经济韧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并在一些经济领域强调提升韧性能力。例如，在生产要素方面，能源安全问题很早就被提上政府日程，涵盖能源供给安全、能源需求安全和能源运输安全等，因而能源韧性的塑造也需要从这几处着手^①；在需求条件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他国实施贸易战、贸易制裁引发了后者对贸易安全的担忧，并通过促进数字化创新、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提升产品多样化水平等方式提升贸易韧性^②；在支持性产业方面，供应链安全问题受到普遍重视，美国等国都在强调要通过加强本土相关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发展、降低对外依存度等方式塑造供应链韧性^③；在企业经营方面，地缘政治冲突使一些在国家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大企业面临进入国际市场和国际生产体系的困难，需要政府在研发投入、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资源

① 韦进深：《俄罗斯能源安全议程设置——安全化的视角》。

② “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 to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by the Interagency Task Force in Fulfillment of Executive Order 13806”. <https://media.defense.gov/2018/Oct/05/2002048904/-1/-1/1/ASSESSING-AND-STRENGTHENING-THE-MANUFACTURING-AND%20DEFENSE-INDUSTRIAL-BASE-AND-SUPPLY-CHAIN-RESILIENCY.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9 日。

③ 曹宇芙等：《数字贸易如何影响企业出口韧性》，载《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 年第 2 期；姚树洁、孙振亚：《有形数字产品进口多样性与企业出口韧性》，载《世界经济研究》2023 年第 9 期。

支持以塑造企业韧性^①。可以看到，地缘政治冲突发起方所采用的经济手段能够通过钻石模型中的四项关键条件威胁目标方的经济安全，因此目标方就需要在这些条件下增强韧性以实现经济安全化。由此可知，对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钻石模型所阐释的底层逻辑仍然适用，只是因各方面条件不同而对能力塑造的侧重可能会发生变化。

出于对经济安全化的重视，政府的作用必然得到加强。在通过上述四项关键条件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均可以看到政府意志及其主动作为。虽然政策仍作为调节变量——通过钻石模型中的各方面条件发挥作用，但是其作用已不再局限于增强市场机制，而是更直接地通过改造这些条件来打造国家经济韧性的固有状态。

（二）动态维度：打造地缘政治冲击下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和适应的能力

1. 危机冲击下的政府干预

除对经济韧性固有状态的塑造，国家经济韧性还应当包含在冲击下通过额外努力以实现国家经济快速恢复和适应的能力，这种额外努力往往是政府通过短时应急政策来实现的。实际上，关于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冲击的不少研究，都反映出政府在冲击来临时的直接干预对恢复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调在金融危机中政府采取及时的、大规模的、多样化的、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对增加需求和恢复信心的重要性，例如针对那些最有可能受到信贷限制的消费者实施减税或转移支付，允许面临经济困境的企业进行重组并为其获取新信贷提供担保^②。亚洲开发银行（ADB）发现政府实施的财政刺激计划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很好地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积极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可以限制因严重外部冲击而导致的经济活动放缓，实现快速、强劲的经济复苏^③。国际清算银

① Greg Charleston, “Russia – Ukraine War: Building Resilience amid Radical Uncertainty”. <https://kpmg.com/kpmg-us/content/dam/kpmg/pdf/2022/russia-ukraine-war-resilience-amid-radical-uncertainty.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9 日；张杰、范雨婷：《创新投入与企业韧性：内在机制与产业链协同》，载《经济管理》2024 年第 5 期。

② Antonio Spilimbergo, Steve Symansky, Olivier Blanchard, and Carlo Cottarelli, “Fiscal Policy for the Crisis”, IMF Staff Position Note (SPN) 08/01, 2008.

③ Seok-Kyun Hur, Shikha Jha, Donghyun Park, and Pilipinas Quising, “Did Fiscal Stimulus Lift Developing Asia out of the Global Crisis? A Preliminary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15, 2010.

行（BIS）针对新冠疫情危机的研究则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企业的补贴等财政政策对维持就业以及恢复经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①。这些研究系统探讨了外部冲击下政府应如何制定政策以快速增加总需求和恢复经济稳定，但是均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尚未触及经济韧性的相关理论；而且，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无意冲击带来的经济风险，而非其他国家有意行为对一国经济安全造成的冲击。

2. 国家经济韧性动态维度下的“钻石模型”

地缘政治冲击下，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主要集中于货币与金融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四个方面。当冲击发生时，货币和金融市场通常会首先作出反应，并通过价格机制迅速传导至整个经济系统，因此一国政府只有及时出台货币和金融政策稳住市场，才能为其他方面的经济政策留出时间和空间。另外，消费、投资和进出口贸易是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大核心成分，反映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总需求，常被比喻为拉动 GDP 增长的“三驾马车”。因此，政府通过在这三个领域及时出台政策，就能够生成整个国家经济系统的正向反馈机制，从而形成国家经济在冲击下的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于是，从这四个政策方面便可以构建国家经济韧性动态维度下的“钻石模型”。

需要强调的是，相比静态维度，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发起国在短时间内的密集经济攻击，在动态维度下目标国政府需要更加积极、更大强度地干预经济以维护国家安全。此时，政府政策成为塑造经济韧性的自变量——直接促使经济迅速恢复并实现适应性发展，而非通过影响国家固有条件作用于经济韧性。

（三）“双钻石模型”的整合与机制分析

1. 静态与动态维度的相互支持

地缘政治冲击下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应包含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且二者之间相互关联。静态维度指在正常情况下国家经济系统吸收或缓冲冲击的能力，由国家在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与竞争四个方面的条件所决定。动态维度则指在地缘政治冲击下，政府通过货币与金融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四个方面的努力以迅速恢复经济并在冲击下实现经济适

^① Marta Kightley and Tomasz Jędrzejowicz, “Macroeconomic Policy Response to the Covid – 19 Shock”, BIS Papers No. 122, 2021.

应性发展的能力。经济韧性的静态维度和动态维度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紧密联系的：静态维度钻石模型所阐释的四个方面的良好条件，能够为动态维度钻石模型所揭示的四方面努力提供有力支持。例如，一个拥有充裕资金（生产要素）的国家在因地缘政治冲击而遭遇经济动荡时，可以通过大规模补贴政策刺激消费（消费政策）来稳定国内经济；一个拥有多样出口伙伴（需求条件）的国家在面临贸易制裁时，可以迅速调整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以维持外贸收入稳定；一个拥有运行稳健、机制畅通的金融业（支持性产业）的国家在因金融制裁而遭遇外汇和金融市场冲击时，其稳定市场的政策（货币和金融政策）能够更快、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个拥有众多大型企业（企业竞争条件）支持的国家在遭遇地缘政治冲击而面临经济衰退时，可以通过激励这些企业投资（投资政策）而为经济注入动力。于是，便可得到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双钻石模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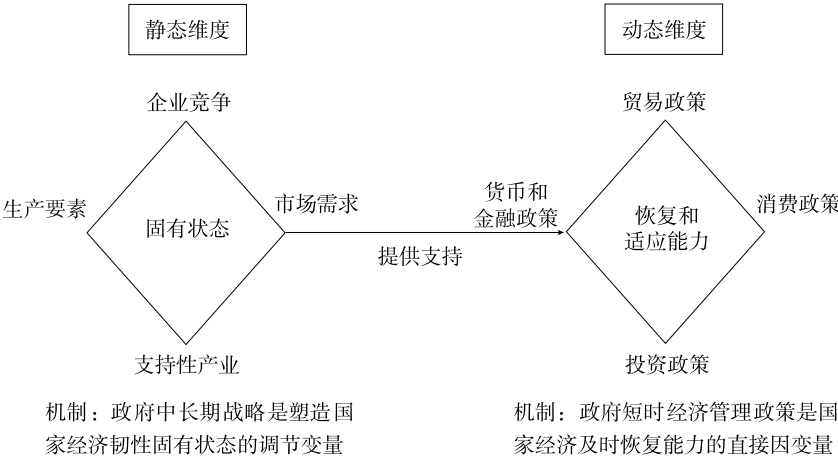


图 1 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双钻石模型

2. 政府中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的联动

在安全视角下塑造国家经济韧性，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在静态维度上，政府通过改进国家自身条件来塑造经济韧性的固有状态，因此政府可以被看作经济韧性的调节变量。在动态维度上，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努力迅速恢复经济并在冲击下实现经济适应性发展，这需要政府在短期内进行直接、密集的政策干预，因而政府成为国家经济韧性的直接因变量。政府在静态与动态维度上的作用并非相互

独立，政府中长期战略与短期政策也会产生联动。在前面的例子中，若政府在中长期有规划地积累和管理资金，便能够更好地支持冲击下消费刺激政策的出台；若政府一直有意识地拓展贸易伙伴，那么在贸易制裁下便可以更容易地转换出口市场；若政府重视金融稳定、一直对金融业合理监管，那么当金融制裁冲击来临时就能更有效地执行货币和金融政策；若政府长期有意识地扶持重点企业，当国家经济在冲击下陷入衰退时，其投资政策就可以得到更有力的贯彻。可见，政府通过中长期战略强化的国家经济韧性条件和状态，能够为地缘政治冲击来临时政府的应急政策提供支持。

三 案例研究：俄乌冲突下俄罗斯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俄罗斯遭到美国和欧洲的严厉经济制裁，俄政府正式开启打造国家经济韧性的中长期部署。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受到西方国家大规模、高烈度经济制裁，考验其在短期内恢复经济并实现适应性发展的能力。至今看来，俄罗斯显示出较好的经济韧性，其实践为前述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案例。

（一）俄罗斯塑造国家经济韧性固有状态的中长期战略

从生产要素条件来看，资金和人才无疑是塑造国家经济韧性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俄政府在这两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俄罗斯国家资金的积累主要依托其丰厚能源条件所提供的有力支持。作为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在 2021 年原油产量达到 1 052 万桶/日，居世界前三位^①。2021 年俄罗斯能源出口金额为 2 438 亿美元，约占全年出口总额的一半，其中原油出口额 1 110 亿美元、石油相关产品出口额 700 亿美元、管道天然气出口额 555 亿美元、液化天然气出口额 73 亿美元^②。为保障国家资金的稳定积累和有效使用，俄政府在资金管理上进行了系统规划，于 2004 年设立稳定基金，规定石油价格超出一定标准后形成的超额油气收入计入稳定基金，待油价下跌造成税收短收以及其他突发危

^① Добыча нефти в РФ в 2021 году повысилась до 524, 05 млн тонн. <https://www.interfax.ru/business/813696>,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7 日。

^②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сновны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товаров. https://cbr.ru/statistics/macro_itm/external_sector/etg/export_energy/,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7 日。

机之下调入资金，补充政府预算^①。2008 年俄政府决定将该稳定基金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2018 年储备基金停止运行。目前，俄政府将油气领域超额收入放入国家福利基金，到 2021 年该基金已累计至 13.78 万亿卢布（见表 1），发挥着“安全气垫”的作用^②。

表 1 反映俄罗斯国家经济韧性固有状态的典型指标

	国家福利基金 (亿卢布)	家庭和非营利组织 最终消费支出 (亿卢布)	对中国能源 出口占比 (%)	美元储备占比 (%)	银行数量 ^③ (个)
2014 年	31 978.5	424 889	8.0	43.4	859
2015 年	45 238.3	437 703	8.7	44.3	783
2016 年	48 732.6	455 887	13.0	40.5	681
2017 年	42 361.1	485 586	14.6	46.3	575
2018 年	43 527.8	523 109	17.3	21.9	517
2019 年	55 763.8	565 568	18.1	24.2	440
2020 年	116 774.9	554 393	20.5	22.2	402
2021 年	137 826.0	678 152	21.5	16.4	366
2022 年	120 834.1	753 587	—	10.9	335
2023 年	124 494.4	857 344	—	—	326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④。

在人才方面，俄罗斯素来具有良好的人才基础。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增加科研项目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了对青年科研人才的支持力度。2014 ~ 2019 年，

① Российские суверенные фонды. <https://textarchive.ru/c-2253110-pall.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2 日。

② 《俄审计署署长认为国家基金在困难时期拯救了俄经济》，<https://m.mofcom.gov.cn/article/i/jyj/e/201912/20191202926067.s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2 日。

③ 该数据以俄罗斯中央银行每年 1 月 1 日的统计数据为准。参见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кредит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https://cbr.ru/statistics/bank_sector/lic/,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0 日。

④ 数据来源：国家财富基金数据来自俄罗斯财政部；家庭和非营利组织最终消费支出来自世界银行；对中国能源出口占比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美元储备占比、银行数量来自俄罗斯中央银行。

俄罗斯科研项目的总资金增加了约 1.8 倍,从 12.5 亿卢布增加到 34.7 亿卢布,其中 39 岁以下青年人才获得国家资助的数量增加了 60%^①。为更好地利用人才支持国家经济韧性,俄政府还出台了许多政策阻止人才外流,例如,俄国防部在“时代”科技城新建 3 000 余套住宅和配套科研设施,用于鼓励在军事类项目设计、创新攻关和先期试验中有突出贡献的团队及个人^②。俄政府非常重视技术型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并给予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俄罗斯央行行长埃利维拉·纳比乌琳娜和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市场需求条件来看,俄罗斯不仅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还具有可以权衡转换的国际市场条件,而政府的政策也进一步强化了该国需求条件的韧性。在国内市场方面,俄罗斯幅员辽阔,人口超过 1.4 亿,居民消费能力较强,为 GDP 作出重要贡献。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 年俄罗斯家庭和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的消费支出达到 67.82 万亿卢布(见表 1),占 GDP 的比重为 49.9%;人均消费支出合 5 516.7 美元,显著高于金砖国家中的中国和印度,与巴西相当。

在国际市场方面,横跨欧亚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同时接近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并在二者之间平衡风险。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的接近,俄罗斯一直视欧洲为重要市场,2014 年欧盟国家占俄罗斯出口和进口份额分别为 52.1% 和 41.2%,2017 年仍达到 44.7% 和 38.2%^③。然而,西方国家因克里米亚事件所实施的制裁措施,令俄罗斯意识到欧洲市场的风险和亚洲市场的重要性。于是,俄罗斯在 2014 年以后推行“向东看”战略,积极发展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能源和经济合作;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并以此为平台倡导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亚洲国家和组织进行经济合作对接^④。此后,俄罗斯与亚洲

① Минобрнауки отчиталось о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пять лет. <https://nauka.tass.ru/nauka/9043421?ysclid=m2h0ttxls399718844>,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7 日。

② 孙敏、刘磊娜:《俄多管齐下打造“创新型”军队》,载《中国国防报》2020 年 2 月 14 日。

③ Peter Havlik, “Trade Reorientation in Russia: Will China Replace the EU?”. <https://wiiw.ac.at/trade-reorientation-in-russia-will-china-replace-the-eu-n-327.html#:~:text=The%20pivot%20to%20China%20became%20obvious%20in,from%2011.5%25%20to%2021%25%20in%20Russian%20imports>, 访问时间:2025 年 7 月 20 日。

④ 李勇慧:《2017 年俄罗斯向东看政策评述——兼论欧亚伙伴关系》,载《俄罗斯学刊》2018 年第 4 期。

国家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例如，中俄两国元首在 2014 年共同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能源合作文件。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的统计，从 2014 年到 2021 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能源出口中的占比从 8% 上升至 21.5%（如表 1 所示）^①。此外，2021 年俄罗斯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额达到 7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②；俄罗斯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额达到 1 9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以上^③。

从支持性产业条件来看，俄罗斯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薄弱，金融业面临较大外部风险，因此俄政府主要采取措施降低这些产业的外部依赖度。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进口替代性政策，特别是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重点领域。根据俄罗斯进口替代委员会的规划，部分领域的进口份额要从当时的平均 88% 降至 40%，如农业机械及配件、能源生产与运输设备、石油天然气开采设备、重型机械、民用航空、机床制造等。经过多年努力，俄罗斯在农业机械、运输设备、船舶制造、民用航空等领域的国产化率都得到了提升^④。

金融业对实体经济起重要的支持作用，因此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降低金融业的外部风险。俄央行在 2014 年底实现了汇率制度向通胀目标制的转型，以解决长期困扰俄罗斯的高通胀问题，降低卢布融资成本，还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针对信贷机构的外币投资组合引入额外拨备，增加了银行吸收美元存款的成本和发放外币贷款的难度^⑤。为增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独立性，俄央行通过其全

① 此处采用“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商品代码中的第 27 项“矿物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② 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членами ЕАЭС в 2021 году. https://eec.eaeunion.org/upload/files/dep_stat/tradestat/tradereport/Report_2021.pdf,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0 日。

③ Внешнеторговый оборот РФ с ШОС в 2021 году вырос на треть. <https://www.finam.ru/publications/item/vneshnetorgovyy-oborot-rf-s-shos-v-2021-godu-vyros-na-tret-20220817>,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1 日。

④ 徐坡岭：《进口替代在俄罗斯取得的进展及其问题》，载《欧亚经济》2018 年第 1 期。

⑤ Alexandra Prokopenko, “Permanent Crisis Mode: Why Russia’s Economy Has Been So Resilient against Sanctions”, ZOIS Report 4/2023, 2023.

资子公司建立并维护国家支付卡系统，发行并推广本国银行卡——米尔卡^①。在跨境支付方面，俄央行从 2014 年开始建设本土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ystem for Transfer of Financial Messages，简称 SPFS），作为 SWIFT 系统的替代性方案。到 2021 年底，已有来自九个国家的 38 家外国银行接入 SPFS 系统^②。此外，为保障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俄央行还采取了一系列“去美元化”措施，如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增加人民币和黄金储备等。截至 2022 年 1 月，俄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资产的份额已降至 10.9%（见表 1），黄金占比升至 21.5%，人民币占比升至 17.1%^③。

从企业战略和竞争条件来看，大型企业、国有企业一直在俄罗斯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政府则不断加强对重要企业的支持和控制。俄罗斯国内市场格局本就具有高垄断性、低竞争性的特征，在几乎所有行业和产业中都存在由上万家子公司组成的企业巨头^④。2014 年底，俄总统普京提出“手动经济管理模式”，要求政府、中央银行和总统办公厅之间密切协调，对关键经济部门加强控制。该做法曾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被采用，当时俄政府拨出超过 1 万亿卢布（约 107 亿美元）来支持重要企业。俄政府列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和企业名单，并向这些企业分配财政援助，特别是向知名大企业提供大量支持。此举能够建立无需冗长审批程序的快速行动机制，以使政府措施能够更加有力地得到执行^⑤。凭借向企业部门配置国家资源，俄政府的直接干预更广泛地介入到企业管理中^⑥，这也使俄政府能够掌控主要经济资源和生产活动，并且更好地动用企业资

① Артём Васильев. Платеж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ир”: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и планы на будущее. <https://bankstoday.net/last-articles/platizhnaya-sistema-mir-istoriya-sovremennost-i-plany-na-budushhee>, 访问时间: 2024 年 11 月 7 日。

② Российский аналог SWIFT увеличил числ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участников до 38. <https://www.vedomosti.ru/finance/news/2021/12/09/>, 访问时间: 2024 年 11 月 2 日。

③ Годовой отчет Банка России – 2022 г. https://cbr.ru/Collection/Collection/File/43872/ar_2022.pdf, 访问时间: 2024 年 9 月 20 日。

④ 徐坡岭:《美欧制裁压力下俄罗斯经济的韧性、根源及未来方向》，载《俄罗斯学刊》2022 年第 4 期。

⑤ Petr Netreba, Путин поручил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включить режим руч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ой. <https://www.rbc.ru/economics/25/12/2014/549bff109a794746becedc1e>.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5 日。

⑥ Alexandra Prokopenko, “Permanent Crisis Mode: Why Russia’s Economy Has Been So Resilient against Sanctions”.

源来塑造国家经济韧性。2014 年底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下跌引发俄货币市场恐慌，普京非正式地要求各大企业的领导人出售企业持有的外汇，从而为货币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①。

同时，俄罗斯自 2013 年 6 月加强了对国内银行的清理，逐步淘汰了那些实力薄弱、不够诚信的参与者，而大型国有银行获得了更多政府支持。2014 年吊销许可证的银行数量比 2013 年增加了近两倍，从 32 个增加到 86 个；此后两年，近 200 家银行被迫离开市场。从 2013 年到 2021 年，平均每年约有 54 家银行被吊销许可证^②。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时，俄罗斯共有 333 家银行和 35 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均满足严格的资本充足率与合规经营要求^③。

（二）俄罗斯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的短期应急政策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外汇和资本市场最先作出反应，俄央行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经济。为应对金融制裁引发的短期大规模资本外流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冲击，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限制资本外流和稳定卢布汇率的措施。为稳定汇率，俄央行采取了加息和外汇管制等措施。2022 年 2 月 28 日，俄央行大幅加息 1 050 个基点，将基础利率从 9.5% 提升至 20%，并将卢布与黄金挂钩，以稳定卢布汇率。俄政府还实施了临时外汇交易管制与暂停措施，并禁止卖空交易，以减缓市场投机因素对卢布汇率的冲击。同时，俄央行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资本外流，包括：要求出口企业对所得外汇的 80% 进行强制结汇，以增加国内外汇供给；阻止外国投资者出售或变现在俄资产，禁止外国居民从俄金融体系中提取美元等主要外币现金；大幅增加购汇成本，将美元、欧元、英镑等主要西方货币的购汇手续费提高 30%；禁止俄居民将外币存入外国银行账户，并将本国居民从银行外币账户中提取美元的额度限制在 1 万美元等。

为维持国内金融稳定，俄央行采取多项措施应对银行流动性不足及挤兑风险增

① Evgeniy Kalyukov, Улюкаев опроверг требование к госкомпаниям продавать валюту. <https://www.rbc.ru/finances/23/12/2014/549978d49a79476dbdbb83fc>,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5 日。

② Центробанк в 2022 – м почти не отзывал лицензий у банков: почему и что будет дальше. <https://finance.rambler.ru/business/49912470-tsentrobank-v-2022>,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5 日。

③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кредит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https://cbr.ru/statistics/bank_sector/lic/, 访问时间：2024 年 11 月 10 日。

加等问题，不仅继续向银行提供现金和非现金流动性，还无限量提供回购拍卖，以满足银行的流动资金需求。俄央行还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4.5%下调至2%，释放出约2.7万亿卢布（260亿美元）的准备金，进一步缓解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压力。俄政府和交易所也及时采取行动以应对资本市场的剧烈震荡，莫斯科证券交易所从2022年2月25日到3月23日间一直处于关停状态，以保护国内投资者免受制裁带来的负面冲击。此外，俄政府还决定从国家福利基金中划拨1万亿卢布（94.8亿美元）购买受制裁俄罗斯公司的股票，以维持股市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①。

消费是俄罗斯经济的重要动力，在俄政府的最低工资、优惠贷款、参军奖励等政策支持下，国内消费市场受冲突影响不大。首先，俄政府近年连续上调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金等，对稳定居民信心和促进消费支出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22年3月起，俄政府安排了8万亿卢布支持经济恢复和用于居民生活^②。2022年6月，普京总统将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无工作老人养老金上调10%。2023年底，普京再次签署法令，将2024年最低工资提高18.5%至19 242卢布（约合217美元）。同时，人均最低生活保障也增加至15 453卢布（约合174美元）；对生育基金进行指数化，2024年生育津贴从383 179卢布（约合4 202美元）增至565 562卢布（约合6 369美元），2025年将增至763 671卢布（约合8 600美元）^③。

其次，俄央行推出的一系列贷款政策也对鼓励居民消费起到了支持作用。例如，2024年7月，普京宣布将贷款利率为6%的家庭优惠按揭计划延长至2030年，该利率不及央行关键利率的1/3^④。政府还大大降低了消费者暂停还贷的难度，只要他们能够证明收入下降或“受到紧急情况影响”就可以向银行申请规

① 巩冰、杨斯尧、戴睿：《金融制裁与地缘政治：西方对俄罗斯经济战的策略与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分析》，载《财经智库》2024年第1期。

② Глава Минфина: Россия выделила на поддержку экономики 8 триллионов рублей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войны в Украине. <https://novayagazeta.eu/articles/2022/05/27/glava-minfina-rossiia-vydelila>,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6日。

③ Путин сообщил об индексации МРОТ на 18, 5% с 2024 года. <https://www.rbc.ru/rbcfreenews/>,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3日。

④ В России продлят льготную семейную ипотеку. <https://www.rbc.ru/economics/29/02/2024/65e052099a79470d9923a0fd?ysclid=mblo9sn68d748115803>,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7日。

定限额内的“信贷假期”^①。2023 年，俄罗斯的消费贷款增长了 15.7%^②。

另外，俄政府对底层民众的参军奖励，极大提升了这些家庭的消费能力。2024 年 7 月，俄罗斯宣布将向报名参战者一次性支付 40 万卢布的奖金；此外，参战者每月将获得不少于 21 万卢布月薪在内的一系列福利待遇，还将向负伤者和阵亡家属提供巨额补偿^③。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社会保障的加强，使俄罗斯民众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消费心态，不但没有受到战事的负面影响，消费反而还在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 年俄罗斯家庭和非营利组织的最终消费支出达到 85.73 万亿卢布，是 2021 年的 1.26 倍^④。

在促进国内投资方面，俄政府大力支持军工产业扩产，由此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为恢复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2023 年投资额超过 34 万亿卢布，同比增长近 10%，其中相当部分由军工产业贡献^⑤。俄军工部门自俄乌冲突以来进入紧张的生产状态，从以前的 8 小时工作制变为现在的 24 小时三班倒，以支持前线的巨大需求。2024 年 3 月，时任国防部长绍伊古表示，过去一年军工业的炮弹产量大幅增长了近 2.5 倍，而弹药零部件的产量更是飙升了 22 倍^⑥。军工生产的扩大拉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起到了带动整体经济的作用。欧盟在对俄实施第 13 套制裁措施的有关文件中承认，2023 年俄军工联合体相关行业的生产快速增长，与 2021 年相比，金属加工、

① Кредитные каникулы в 2024 году: условия и как их оформить. <https://www.banki.ru/news/daytheme/?id=10962571>,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6 日; Кредитные каникулы – 2024: как законно получить отсрочку по кредиту. <https://www.rbc.ru/quote/news/article/634033209a79475d30cca42a?ysclid=m10b0b4f6627160137&from=copy>, 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16 日。

② В декабре корпоративное и ипотечное кредитование росло высокими темпами, а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ое затормозило. <https://cbr.ru/press/event/?id=18374>,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8 日。

③ Путин увеличил единовременную выплату участникам спецоперации в два раза. <https://www.rbc.ru/politics/31/07/2024/66a9e35d9a79475c6e598958?>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17 日。

④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12 日。

⑤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в России в 2023 году выросли на 9,8%. https://dzen.ru/a/Ze85Xj_el1D_tJ6y?ysclid=mck8ed8vl8787432745, 访问时间: 2025 年 6 月 16 日

⑥ Шойгу проверил, как н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ращивают выпуск боеприпасов. <https://rg.ru/2024/03/21/reg-pfo/sergej-shojgu-ocenil-vypusk-boepripasov.html?> 访问时间: 2024 年 12 月 12 日。

运输、电子、计算机和光学设备等行业的增长高达 30% ~40%^①。

为维持进出口贸易，俄罗斯政府迅速加强同亚洲国家的贸易合作，并推动贸易的本币结算。在西方国家对俄能源出口实施限价与禁运制裁后，俄政府迅速将能源出口转向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俄基于前期合作基础，继续加强在能源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积极地推进双方在大型能源项目实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深度合作^②；俄印能源合作发展迅速，已开始考虑签署俄罗斯对印度供油长期协议的可能性^③。2023 年俄罗斯对东方国家的石油出口占比升至 85%，对西方国家出口占比降至 15%，中国、印度、土耳其成为主要买家^④。通过出口市场转换，俄罗斯能源出口并未受到西方制裁的显著影响，2023 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为 8.82 万亿卢布，占当年 GDP 的比例约为 30.3%^⑤。

在进口方面，俄罗斯从中国的进口近两年大幅增长，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品领域。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3 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金额达 1 109.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46.83%，其中机械和电子设备占比 38.12%，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占比 21.04%^⑥。为保障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俄政府积极推动非美元贸易结算。一是鼓励更多外资金融机构接入 SPFS 系统，二是积极推动 SPFS 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连通，三是在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推动建立独立的支付结算机制。截至 2023 年底，美元和欧元在俄罗斯出口结算中的占比已经从 2021 年的 84.6% 下降至 31.5%；卢布在出口结算中的份额显著增

① Антон Новодережкин, “ЕК заявила, что рост отраслей ВПК России в 2023 году составил до 30 – 40%”. <https://tass.ru/ekonomika/20067083>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6 日。

②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обсуждают расширени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нергетике. <https://www.vedomosti.ru/analytics/trends/articles/2024/07/28/1052513-rossiya-i-kitai-obsuzhdayut-rasshirenie-sotrudnichestva-v-energetike>?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6 日。

③ Новак: Россия и Индия могут заключить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на поставку нефти. <https://tass.ru/ekonomika/21317421>,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7 日。

④ Половина экспорта нефти 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из РФ пришлась на Китай, 40% — на Индию. <https://www.kommersant.ru/doc/6427436>,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8 日。

⑤ Нефтегазовые доходы бюджета РФ в 2023 году превысили план. <https://tass.ru/ekonomika/19708261>, 访问时间：2024 年 12 月 28 日。

⑥ <http://stats.customs.gov.cn>,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9 日。

长,达到 39%;其他友好国家货币占比达到 29.4%^①。总体而言,西方制裁对俄罗斯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不大,2023 年俄罗斯商品进出口贸易额为 7 102 亿美元;其中,出口金额为 4 251 亿美元,进口金额为 2 851 亿美元,与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基本相当^②。

(三) 俄罗斯国家经济韧性固有状态对应急能力的支持

在西方国家实施金融制裁后,俄罗斯能够通过货币和金融政策迅速稳定市场,得益于其之前在金融业打下的良好基础以及专业人才的准确决策。2014 年以来,俄央行通过通胀目标制转型、加强银行业监管和降低外汇业务风险,使得国家的货币政策更具独立性,对外汇市场风险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因此,面对外汇市场冲击,俄央行出台的加息和资本管制措施能够迅速发挥作用,很快使市场稳定下来。同时,经过银行业清理而保留下来的商业银行大多实力雄厚,具有良好的风控能力,成为央行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这些银行有效地执行了央行出台的利率政策、外汇管制政策和流动性政策,在恢复市场的保卫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面对制裁冲击临危不乱、果断出台应对政策的俄央行行长纳比乌琳娜,是抗击金融制裁冲击的最大幕后功臣之一^③。凭借在对抗西方制裁中所表现出的卓越专业能力和领导力,纳比乌琳娜在 2023 年底被美国《政治报》评为年度头号“破坏者”^④。

消费保障政策能够迅速出台并取得显著效果,主要源于俄罗斯良好资金(资源)条件所支持的国家财政政策以及金融业所提供的支持。俄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保障条件的提升需要依靠财政支持,而财政资金的相当部分来自油气收入和国家福利基金。根据 2023~2025 年中期预算披露的数据,2023 年俄联邦财政计划支出 29.1 万亿卢布,其中社会政策支出为第一大项目,金额为 7.34 万亿卢布,占预算支出总额的 25.2%;2023 年预算收入为 26.13 万亿卢布,其中油

① ЦБ посчитал долю рубля в расчетах с Америкой,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24/03/16/1025642-tsb-poschital>,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9 日。

② Доля Азии в экспорте РФ превысила 70%. <https://www.kommersant.ru/doc/6508829?ysclid=mbzylksbwr485270153>,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30 日。

③ 边卫红:《俄罗斯应对金融制裁的金融政策逻辑分析》,载《清华金融评论》2023 年第 2 期。

④ 《因令西方摧毁俄经济计划破产 俄央行行长被美媒评为年度头号“破坏者”》, http://m.ce.cn/gj/gd/202311/30/t20231130_38811602.shtml,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9 日。

气收入为 8.9 万亿卢布，占预算收入的比重超过 1/3^①。国家福利基金则被用于弥补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2022 年国家福利基金总规模减少了 3.4 万亿卢布，其中近 90% 用于弥补联邦财政赤字^②。另外，在维萨卡（Visa）、万事达卡（Master）停止服务后，俄罗斯提前布局开发的“米尔”国家支付系统为居民的消费支付活动提供了保障；而商业银行有效落实了俄央行推出的优惠贷款政策，也为促进消费增长提供了支持。

在投资领域，针对军工产业的投资政策能够迅速落地，除归功于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大企业也是带动投资的主体，而之前进口替代政策促进的本土相关产业发展也支持了军工业的产能扩张。俄乌冲突爆发后，政府对军工相关部门给予大规模财政支持。根据 2023 ~ 2025 年俄罗斯联邦预算法案，2023 年预算支出中约 1/3 用于国防和国家安全：国防支出为 4.98 万亿卢布，较 2022 年批准预算增长 43%；国家安全支出达 4.4 万亿卢布，较上年增长 1.5 倍^③。国防和安全支出总额超 9.4 万亿卢布，几乎是整个国民经济支出的 3 倍，与 2021 年同类支出相比增长了 60%^④。大型企业则在投资中发挥出主力军作用。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汇总的统计报告，2023 年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 34 万亿卢布，而大中型企业的投资总额为 25.76 万亿卢布，占比高达 75.8%^⑤。此外，虽然俄罗斯遭遇了美欧国家在高科技和国防领域的出口管制，但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使其在原子能工业、特种化工、船舶制造、宇宙航空等国防工业领域的生产能力显著增长^⑥，这为俄乌冲突爆发后军工部门产能的迅速扩张提供了重要支持。

① Что нужно знать о бюджете на 2023 год. Разбираемся в цифрах. <https://tass.ru/ekonomika/15898737?ysclid=mc0au5zxrj530544863>,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30 日。

② 田雅琼、林琳：《制裁背景下俄罗斯财政韧性研究与启示》，载《地方财政研究》2023 年第 8 期。

③ Расход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на оборону в 2023 году составят 4 981 млрд рублей. <https://tass.ru/ekonomika/15837183>, 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16 日。

④ Совокупные расходы на оборону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ревысили 9,4 трлн рублей. <https://www.rline.tv/news/2022-10-28-pochti-tret-federalnogo-byudzheta-v-2023-godu-planiruetsya-potratit-na-natsionalnuyu-oboronu-i-bezop-fagnwen>,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30 日。

⑤ Росстат назвал отрасли с наибольшим ростом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2023 году. <https://www.rbc.ru/economics/19/03/2024/65f7fc949a7947798c0e4ad8?>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7 日。

⑥ 徐坡岭：《进口替代在俄罗斯取得的进展及其问题》。

面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制裁，俄罗斯政府能够迅速调整贸易对象并保证国际贸易的正常结算，很大程度得益于其横跨欧亚大陆的有利条件，以及之前对跨境支付和国际储备的“去美元化”部署。基于前期与亚洲国家和组织建立的经贸联系，俄罗斯得以在制裁冲击下将“向东看”迅速调整为“战略东转”，全面加强与非西方国家的合作^①。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这个区域合作平台迅速拓展与独联体国家和其他近邻国家的合作，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金砖国家以及中亚和中东一体化组织的系统对话。俄罗斯大型企业则成为对外贸易的有力推动者。在 2023 年 10 月举行的第五届俄中能源商务论坛上，俄罗斯石油公司总裁伊戈尔·谢钦指出，参会的 100 多家俄中各行业大企业贡献了俄中贸易的 45% 以上^②。另外，俄罗斯前期开发的 SPFS 系统为其与他国开展非美元贸易结算提供了支持^③。

研究展望：国家经济韧性悖论

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安全化的重要内容，应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域下予以关注。本文在战略层面探讨了如何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问题，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提出了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的综合框架。俄罗斯的案例表明，基于国家基础条件打造的经济韧性固有状态以及在危机冲击下政府积极、果断的政策努力，支持了其自俄乌冲突以来所呈现的良好经济表现，说明本文的理论框架具有现实参考意义。然而，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是很复杂的问题，俄罗斯经济能否长期保持韧性还存在争议，由此引出国家经济韧性悖论的问题。

国家经济韧性悖论可定义为，国家为塑造经济韧性而出台的政策或战略，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或抑制国家经济发展，反而对国家的经济安全 and 经济韧性产生不利影响。依托本文的理论框架，在静态维度和动态维度上都可能存在经济韧性悖

① 徐坡岭：《俄罗斯从“向东看”到“战略东转”》，<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9RaybpRI1r>，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19 日。

② Сечин считает, что РФ скоро может стать крупнейшим торгов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Китая после США. <https://tass.ru/ekonomika/19057987>，访问时间：2024 年 10 月 7 日。

③ 许文鸿：《美欧对俄货币制裁及人民币国际化在俄罗斯的新发展》，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5 期。

论的问题。在静态维度上，俄罗斯政府为塑造国家经济韧性状态而通过中长期战略打造的国家条件可能会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

首先，对能源要素的过度依赖可能导致俄罗斯在较长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动力不足。长期的能源依赖型发展模式使俄罗斯经济对创新的需求普遍较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对创新兴趣不大，俄国内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率远低于经合组织发达国家的水平^①。庞大的能源行业及其高薪资水平，也会吸引大量人才在该行业就职^②，2014~2020年俄罗斯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基本维持在1%~1.1%之间，而中国在2020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4%；俄罗斯在2014年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发的人数仅为3 087人且此后一直下降，至2020年已降至2 725人^③。

其次，为保持国家经济相对独立性而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很可能使俄罗斯更难融入全球产业链以获取先进技术。现代技术（如半导体、精密仪器等）具有高度全球化分工的特性，俄罗斯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本土化，反而切断了与全球技术网络的联系。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俄罗斯本土技术落后国际主流两三代，俄罗斯芯片制造商只掌握60纳米和65纳米的生产工艺，落后英特尔20年^④。俄罗斯自研的“厄尔布鲁士”处理器主要使用28纳米工艺，只能依靠代工生产。俄乌冲突后，其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拒绝与其合作，俄罗斯只能从零开始启动设备研发进程。据专家估算，以目前的研发速度，俄罗斯在六七年后才能具备生产28纳米芯片的能力^⑤。

最后，对大企业的支持会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抑制国内的创新活力。相比美国和欧盟许多国家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达到50%以上，俄罗斯

① 蒋菁：《俄罗斯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发展》，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Nigar Huseynli, “The Impact of Energy Investments on Employment: The Russian Ca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ergy Economics and Policy*, Vol. 13, No. 5, 2023, pp. 625–633; “10 Highest Paying Engineering Jobs in Russia”. <https://cdrelitewriters.com/blog/highest-paying-engineering-jobs-in-russia>, 访问时间：2025年7月20日。

③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12日。

④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оцессор “Эльбрус – 8СВ” протестирован в различных играх. <https://dzen.ru/a/Y9oIXLM-Rh3Qo14?ysclid=m8e8jnzwie53323303>, 访问时间：2024年12月6日。

⑤ В Росс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разработка процессоров Эльбрус. <https://tehnoomsk.ru/archives/13175?ysclid=m8e9jewyld304721193>, 访问时间：2025年1月27日。

在 2023 年这一指标仅为 21.7%^①，这种结构性问题反映出经济资源向大企业高度集中的特征^②。由于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俄罗斯小企业的研发主要依靠自有资金，2023 年俄罗斯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内部研发支出仅为 458 亿卢布，不及大中型企业的 3%^③。

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与稳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如果经济没有发展，那么经济的生存能力、抵御和适应外部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④。因此，如果不能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国家致力于塑造经济韧性的战略可能反而会因抑制经济发展而损害经济韧性。俄罗斯若欲解决上述韧性悖论问题，需从优化国内政策和加强国际合作两方面着手。对内优化政策以重塑创新生态，例如，将油气超额利润的一定比例注入国家创新基金，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国家支持并确保政策支持的有效性等。对外通过国际合作重构技术获取路径，与友好国家进行国际产业链合作，如中俄可开展“俄罗斯设计+中国制造”的半导体分工合作等。

在动态维度上，政府为应对冲击所采取的各种应急政策，如果不能及时作出调整，也可能会不利于经济稳定。首先，俄罗斯政府为促进消费所实施的大规模优惠贷款政策，可能导致居民债务增加、还款风险上升，并推高通胀和房地产泡沫。截至 2023 年 7 月 1 日，俄全国约有 4 670 万债务人，自 2022 年 1 月起的 18 个月内增长了 11%；超过 1 120 万人有 3 笔或以上未偿还贷款。有西方学者指出，家庭债务上升可能成为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的定时炸弹^⑤。

其次，俄罗斯财政对军工产业的大规模投资支持还会挤占国民经济支出。根

① Вклад МСП в экономику России превысил 34, 5 трлн рублей.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vklad_msp_v_ekonomiku_rossii_prevysil_345_trln_rubley.html,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8 日。

② 《俄罗斯中小企业的困境与改革》，<https://www.essra.org.cn/view-1000-2836.aspx>,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5 日。

③ Как малый бизнес инвестирует в разработку и внедрение нов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https://trends.rbc.ru/trends/innovation/67506fe59a794780665db4ec>, 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8 日。

④ 崔健、刘金洋：《经济安全重要特性辨析》，载《现代交际》2022 年第 2 期。

⑤ David Szakonyi, “Rising Household Debt In Russia Could Be Political, Economic Time Bomb”. <https://russiapost.info/economy/debt>,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5 日；“(In) stability Factor: Subsidised Mortgages in Russia Are Gradually Feeling the Squeeze”. <https://re-russia.net/en/review/415>, 访问时间：2024 年 9 月 25 日。

据 2023 ~ 2025 年俄罗斯联邦中期预算披露的数据, 2023 年国民经济支出较上年减少了 8 000 亿卢布, 其中国家项目“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以及“旅游和酒店业”的融资均有所减少^①。由于失去政府投资、补贴和贷款担保的国有军工企业将面临财务困境, 政府可能越来越倾向于维持高昂且不断上涨的军事预算, 这将进一步挤占非军工部门的发展资源^②。

此外, 持续的财政支出使通胀难以下降, 由此不得不维持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逐渐对经济活动构成限制^③。俄罗斯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指出, 2023 年下半年该国经济明显偏离均衡增长路径, 俄央行为抑制通胀继续收紧货币政策, 在 8 ~ 12 月间将关键利率上调 4 个百分点至 16%; 2024 年第三季度通胀压力加剧, 通胀率、通胀预期、贷款和国内需求的动态变化, 以及预算支出进一步增加, 促使俄央行在当年 7 ~ 10 月又将关键利率上调 5 个百分点至 21%^④。

可见, 虽然在地缘政治冲击下政府以各种政策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对塑造国家经济的动态韧性能力至关重要, 但是如果这种对市场机制的抑制不能及时得到调整, 那么市场的“扭曲”将最终带来新的经济风险, 从而损害国家经济的动态韧性能力。

综上, 国家经济韧性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要考虑静态维度和动态维度之间的关系, 以及不同条件、不同政策之间的关系, 还要注重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本文作为对国家经济韧性的初步探讨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未来还有待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 特别是要辩证看待国家经济韧性塑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韧性悖论问题。

(责任编辑 胡冰)

① 田雅琼、林琳:《制裁背景下俄罗斯财政韧性研究与启示》, 第 107 页。

② Pavel Luzin, “Russia’s Year of Truth: The Runaway Military Budget”. <https://cepa.org/article/russias-year-of-truth-the-runaway-military-budget>, 访问时间: 2025 年 7 月 20 日。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Economic Forecast: Spring 2024”, Institutional Paper No. 286, May 2024.

④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еди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енежно – кредит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2025 год и период 2026 и 2027 годов. https://www.cbr.ru/about_br/publ/ondkp/on_2025_2027, 访问时间: 2025 年 7 月 20 日。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Soviet Patriotic War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oth in the Soviet period and in Russia, the successor of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is issue had always been within the scope of concer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t w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arty's propaganda and a tool for ideological struggle.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in order to reshape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Russian government organized domestic experts to compile two basic and large-scale works o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n addition to the works completed by the Russian official organization, some archives departments in Russia also edited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archival document collections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Based on the newly published materials, the Russian academic community has formed a large number of new research results on World War II and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lthough the Russian academic community has reached a certain consensus on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the "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Treaty",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population loss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there are still academic differences in some aspects. The Soviet Union has clearer data on personnel losses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Sino-Soviet cooper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ussian experts studying China. There are always achievements in this regard at important time nodes. In recent years, while studying the issue of aid to China, Russian scholars have also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battlefield on other battlefields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was rare in the past. The re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view of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Putin period is not a simple return to the Soviet historical view. It is limited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Key Words: World War II, Great Patriotic War, World Anti-Fascist War, Historical Narrative, Russian Historical Memory

Shaping Nat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mid Geopolitical Conflict: Case Study on Russia based on the "Double Diamond Model"

Song Shuang, Lü J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equent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conflicts, many countri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attention to economic security and have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nat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double diamond model" for nat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at the strategic level, covering two relevant dimensions: static and dynamic. The former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to mitigate shock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shaping of this inherent ability needs to rely on the country's own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government improves the country's economic resilience by

improving the country's conditions in production factors, market demand, supporting industries and corporate competition;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restore economic stability and achieve adaptive development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y quickly introducing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consumption policies, investment policies and trade policies under geopolitical shocks. The nat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built through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rapid policy response under the impact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s. Since 2014, Russia has shaped its nat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rough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strategies based on national basic condition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round of sanctions caused by Russia-Ukraine conflict, Russian government has actively and decisively tried to shape the ability to recover and adapt quickly through direct economic intervention policies, supporting the good economic performance sinc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is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explained by the double diamond model. However, the shaping of nat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is a complex system engineer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paradox may arise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economic resil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Russia also needs to solve this problem.

Key Words: Economic Resilience, Economic Security, Double Diamond Model, Russian Economic Policy, Resilience Paradox

From Financial Security to Financial Sovereignty: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Russia's Adjustment of Financial Policies

Ding Chao, Ding Yibo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financial sovereignty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focal issue of concern to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 of financial sovereignty involves sovereign states ceding some financial power to supra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or emerging economies, it involves giving up some sovereignty in order to integrate into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Russia's attention to financial sovereignty began with the Crimean crisis in 2014, but it started large-scale financial sovereignty constructio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in 2022. The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highlighted the fragility of Russia's finance and have cause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Russia's financial sovereignty, forcing it to consider restructuring it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In Russia's policy logic, maintaining financial security is an unquestionable long-term task, while defending financial sovereignty is a higher strategic goal given by the times under severe sanctions. Russia's policy upgrade from financial security to financial sovereignty,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Russia'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sovereignty. In a general sense, "Ceding part of sovereignty to supranational economic